

守摊人

刘铁建



来一碟花生米

宋才莲

株洲故事

摊子摆在巷子的中途,两块旧门板,三条木凳,架起便是。货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,盐油酱醋茶都不缺,还有海带、黄花菜、香菇之类的干货,也有薯丝、薯片、黑豆、白麻子这些土货,老花镜、牛皮带、电蚊拍这些用品则占据了起头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。木板下面是塑料袋、蛇皮袋、麻布袋,鼓鼓囊囊的,不知装着啥。货色多,摆得杂乱,零零碎碎拥挤又热热闹闹的样子。

巷子是出入乡场的一条主人行道,约六十米长,行不得车子,还有些弯曲,骑摩托过身要睁大了眼睛,离不得刹车。人很稠密,尤其是三、六、九逢场的日子。也就二十几年的时日,水泥筑就的路面让各种各样的鞋底摩擦得油光光,两边的墙面上无处不是广告纸以及油烟熏炙留下的痕迹。

摊主是个妇人,上了年纪,密匝匝一脑灰黑头发束拢于脑后,脸上无赘肉,与田土一样颜色的皮肤撑得紧紧的,皱纹却深刻,上头的松爽少弯曲,到嘴角及下巴处,就细碎杂乱了,一双眼睛清亮无杂质,能生生地盯人,移开了,又滴滴溜溜转,她坐在一张水红色的塑料凳子上,头左摇右摆,注意着进场出场的人。凳子

随笔

俗话说,喜欢喝酒的人,总会自己弄几个下酒菜。我却不然,人笨,不擅长烹调,基本不沾厨。老伴惯势我懒,每日依旧丰富盘中餐供我送酒。去年初宅在家里躲疫情,一天上午见老伴又买回十来斤本地地产的新鲜花生米,便说:“今几个让我来炒份花生米,伸展伸展拳脚。”老伴笑答:“巴不得。”

说干就干,我拎着花生米进厨房,用小菜碗到袋中撮了大概半斤多,打开抽油烟机,拧开燃气,点灶火,架锅,清水净锅净锅,烧热,注入二三两油,油沸了,倒入花生米,调至中火,随即锅铲于锅中舞动,花生米在油里挤来挤去地嬉戏。大约五六分钟吧,嗵花生米浅红色外衣正趋向紫黑,感觉再炒下去会焦会糊,马上关火,迅速铲进碗里,撒些细盐,用筷子搅拌,然后搁窗台冷却。

我像厨子师傅那样,点了支烟,上书房喝了杯醇茶,悠闲地浏览起了小说。气歇够了,花生米也应差不多进过了口了。于是返回厨房,手指从碗里捏出一粒花生米试味,刚入嘴便吐了出来:“香有蛮香,可惜没熟!”立刻捧了碗去客厅请教老伴。老伴瞧我沮丧状说:“看起容易做起来难,这回你该清楚平素我厨房设计的辛苦了吧,每道菜都是有技术含量的嘛。”我点头点得像鸡啄米,拖着她下厨房,说:“你亲自给我示范一下,万一你外出我

无靠背,精瘦的腰背无须依靠,天生笔直。有人来到摊前放慢了脚步,她便起身问:“要点什么?”有的停住,俯下身翻找起要买的东西来;有的目不斜视;有的干脆剜她一眼,意思是叫什么叫。人家的不感兴趣或是傲慢,她都做出无视的样子,不管心里如何不满。

一些老人喜欢在她那逗留、翻找,挑合中意的东西,东一句西一句地扯谈起来,话题无非是年龄、身体、老伴、子女等等。买的卖的,闲话扯起来竟没个头尾。一回生,二回熟,下次来,便是回头客了。这些老人要走了一双厚棉袜,一顶呢帽,一根拐杖,一斤绿茶;或是一副老花镜,一根挖耳勺,一只挠痒的小竹耙;或是回去哄孙子孙女的一串佛珠,一只橡胶小兔子,一只吹口气就呜呜叫的半边鹅黄半边水红的小口哨。

摊子一点都不起眼,就如老妇人本身的模样一样,却能招来那些俊姑娘俏媳妇。“阿婆,来斤黄蜡薯片。”“阿婆,半斤南瓜子,炒熟的。”“阿婆,我要兰花根,还要大花片。”老人手脚够快够麻利了,这些妹子总嫌慢,性急的在摊子下跺起了脚底。她便冲她一笑,露出雪白整齐的一口好牙,心里却骂:“好吃货!”媳妇们则老记得她的干菜。什么干大头菜、干菜芯、干豆角、干香椿,见着就要。老人经常保证“不嫩不香不好吃拿回来”,老人心想,若真拿

一人在家也好对付对付。”老伴看了看碗里的花生米苦笑道:“你炒的花生米,再拿去炒是不可能了,会焦;高压锅加水去焖,看还抢救得过来不;你站一边学着点,下次任你折腾我就不代劳了。”

老伴将锅中剩油倒进小碗里,留着炒菜备用;取一瓷盆去袋中挖出斤把花生米倒入锅中,锅铲接油壶嘴流下的三铲油淋往花生米上,开抽油烟机,点燃灶火调至小火;接着,锅铲在锅中将花生米上下左右轮番炒来炒去,渐而锅中有了花生米此起彼伏的爆裂声,再然后花生米颗颗油亮鲜红,再然后,在花生米欲朝紫红色发展的刹那,关火;又借油的余热,将花生米扒拉翻转数个来回,方出锅,用盆盛装好,叫我洒点细盐端去阳台凉起。说:“待中餐匀一碟你去下酒,剩下的雀巢咖啡瓶子装着盖紧,吃时倒个一碟,别让它凉了。”我话赶话道:“原来这么简单,用冷油和着花生米小火炒十来分钟,出锅前关火再炒一阵子,是这样子的不?”老伴笑我:“就你能干,还要我做什么示范?”

自那天始,餐桌上的油炸花生米皆属我的杰作,一年下来恐怕要吃掉一蛇皮袋。古人说它:地下人参果。

其间,在老伴的指导下,我还对花生米的制作进行了创新。一是把花生米清洗后倒入锅中灌水,大火去煮至七八分熟,捞入网篮沥干,待冷却后,再倒入锅中,泼入菜油、加入粗盐、放几个尖干椒、撒少许酱油、来几粒味精,

回来了,就是让我两个儿媳献丑了,全是她俩晒的焙的。

有些不敢大声叫,在她耳根子边问:“有酸菜吗?晒干的。”她却大嗓门答:“有啊。”从摊底下搜出一只黑塑料袋来,扯一把出来,凑到人家鼻底下:“香不?用手摸摸,看粘不粘手,这是糖哩!”甩到台秤上称:“怕什么丑?酸辣辣女。”边说边瞄人家似乎真要耸起来的肚子。真正害羞得让她瞄得脸都红了。

有土郎中给病人开单方,纸上赫然写有海金沙、车前草、无根草、野艾叶之类的草药,接了单子的人却苦笑:“方是开了,到哪里去找!”开方的人就说:“乡场那个巷子里有个摆摊的老婆子,找她去。”当然都能满了意。建新房竖大门要“过斗”,所需的五彩线、铜钱、旧历书、毛笔、杀器、石砚,她都有。

守摊人生意好时,忘了时间;生意淡时,也不寂寞。对面就是水果店、鞋店、成衣店,右边还有米店、种子店、家电维修店。左边还有一溜各摆一张小方桌,给人算命、占卜、看相、查八字、择日子的,这些人要么头上光光敞敞,要么下巴上长须飘飘。没事的时候,她就问:“看看我黄泥齐到什么地方了?”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脖子、鼻子、额头、头顶。那个带几分仙气的人说:“守摊人阎王爷不要!”

小火慢炒,熟了装盘上桌,别有一番滋味缠绕舌尖,当得几个荤素菜的。

二是老伴卤牛肉猪肝猪肚鸡翅香干等后,我就着卤水卤上我的花生米,那个晒出来的圆润卤香简直无法形容。

三是偶尔学酒店的搞法,来个老陈醋泡花生米,酸牙异香与酒店的不相上下。

四是老伴炖猪脚,我趁机放些花生米,谓之“滋补炖品”;吃面条时,放十数颗油煎花生米,面条嚼起更韵味;做水煮花生、鱼皮花生、椒盐花生等,均口感上乘……可以说:无论大小公私场合,几十年我吃过多少花生米啊:小粒的,长粒的,红橙外衣的,白黄外衣的,东西南北产地的,生的熟的!血液里有了酒精依赖,口服液里有这花生米垫底,标配。

当然,嗜好花生米乃有渊源的,小学背诵的儿歌“麻屋子,红帐子,里面睡个白胖子”,使我记住了它;中学课文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,使我爱上了它;参加工作至今,餐桌上使我离不了它;时下,杯斟日月,筷子头尚能一颗一颗夹稳它们,说明我还未老得不行。

嘿,能写出以上这些文字,佐证吃花生米的人脑壳灵泛。怎么你不信?那我就给你来一碟,油炸的!

回忆录

挑煤脚,一个老行业,现在消失了。

家乡湘南,多山多煤。当地农民凭借老经验土办法在山上选一处作为洞口,再雇佣一帮外地人做苦工,用最原始的方法挖掘巷道采煤,俗称小煤窑。七八十年代,正是小煤窑无序开采的鼎盛期,当地大小山头小煤窑遍地开花。由于小煤窑一般位于群山之中,挖出来的煤只能靠人工挑到山脚下的公路旁,再装车运走。挑煤脚这个行业因此应运而生。

记得那是我小学四年级暑假时候,看到有人三五成群去挑煤脚,我想,自己都被家里人叫做小男子汉了,也应该为家里做点小贡献,当即央求着要去挑煤脚。起初家里人反对,认为纯属小孩闹着好玩,但经不起我软磨硬泡,最终还是同意。不过父亲放下狠话:“仔呀,你去挑煤脚可以,但是男子汉做事一定要有头有尾,如果到时嫌苦嫌累挑挑子不干的话,就是自己给自己丢脸,草包一个。”我当时哪顾得上这些道理,能去就行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太阳还没露脸我就兴奋不已地带上平生第一套赚钱设备——扁担一根,篾箕两个,开始随同伴上山。山间小路小鸟啾啾,小溪潺潺,随行同伴有说有笑好不轻快,约莫半小时左右到达一个小小煤窑,装上满满两篾箕煤兴冲冲地挑下山而去。

理想真的丰满,刚挑担启程我就美美地打起了小算盘。小煤窑主标明挑煤脚价格是每100斤二角五分,我估算自己这一担煤重五六十斤左右,来回大约一小时,至少能赚得一角二分。一早上两趟就是二角四分,一个假期40多天,起码赚得上一张工农兵大钞票。我一个学期学费是四元五角,一年就是九元,想到能自己赚钱交学费为家里分忧了,我甭提多神气。何况剩下一元还可以买自己最喜欢的小人书,可以买几根冰棍吃吃解解馋,想想都美滋滋。

刚挑担还没走多远,现实就给我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同行的伙伴走得很快,刚开始还勉强跟得上,后来就不见人影了。再过一会儿,肩膀已经隐隐酸痛起来,须脖子上的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流,扁担在汗水上更显得滑光溜溜起来,换个肩一不小心还差点撞掉担子。再加上一级级的石阶挑下来,双脚开始发酸发软,越来越不听使唤了。

这还其次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稍微宽点处歇脚,谁知没有经验,篾箕口朝下坡方向,刚一放下担子,篾箕里的煤就滑溜一下泻出。当时心里又苦又累,好懊悔呀!但放出的话怎能收回呢?再怎么也不能认怂当草包呀。想到这,我横下心来咬牙坚持,赶紧将篾箕口朝上摆好,一捧一捧地将漏出的煤再捧进篾箕里,再度挑

挑煤脚

李照斌

担启程。

好不容易咬紧牙关挑到半山腰,同行的伙伴已经折返上山挑第二担了,看我一副大花脸嘿嘿笑个不停,扯下一块毛巾给我擦擦脸,告诉我一定要带块毛巾来,一则可以放在肩膀上防止磨肿,二则歇脚时也方便擦擦汗。

终于熬到山脚下公路旁的过称处,那个一身横肉汉子过称时将秤砣翘得高高的,还要剔除5斤篾箕的重量,最终登记重量只有40斤。那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,同行的伙伴第二担也下山了,劳累不堪的我只有悻悻回家。

一到家,母亲见我一副劳累不堪样,心疼不已,破例在一大碗清汤面中加了个黄灿灿的荷包蛋,算是对我第一次辛苦赚钱的犒劳。姐姐们看我享受特殊待遇故意表示不满,说鸡蛋一角三分钱一个,你挑一担煤脚才一角钱,还差家里三分钱,我当时一听,满心的委屈再也憋不住了,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在床边问我:“今天去还是不去?”

尽管肩膀又红又肿又痛,脚也酸胀,但一想到认怂会被人看扁,想到还差家里三分钱,倔强的我什么话都不说,一骨碌翻身起床,挑上两个空篾箕就赶紧上路。

那个漫长的暑假就这样咬牙坚持下来了,挑煤脚的装备也从一担篾箕变成了一担箩筐,从早上只能挑一担变成挑两担。最后一算账,一个暑假挑煤脚居然挣了整整11元钱。当我从小煤窑主那里领回一叠皱巴巴脏兮兮的钱交到母亲手里时,母亲哭了。

从那时到初中,我的学费全部就是挑煤脚挣来的,只到后来小煤窑主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,在山上修建起土石公路,手扶拖拉机可以直达小煤窑口,挑煤脚这个行业就慢慢淡出消失了。

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,当我回到故乡为父母扫墓时,曾经千疮百孔碎石遍地的小煤窑不见踪影,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指引下,当地政府积极实施的矿山修复工程已初见成效。当年满目疮痍的山岭上居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樱桃林,可赏花可摘果可游玩。站在山顶,回望当年挑煤脚时的一幅幅场景,我的心竟是那么平静。

我深知,每个人正在经历的苦和累都可称之为磨练;那些已经经历过的苦和累可称之为成长。不曾经历如何,都将化为人生路上的一束光,照亮我们今后前行的路。就如曾经读过的书,也许有的都忘了,但它终将会成为一种养分,涵养和滋润我们的心灵与容颜。

一切经历,都是修为。

记事本

我的姐姐

杨治钊

前不久,我与妻子到电影院看了电影《我的姐姐》,触景生情,感慨万千,由此想起了我的姐姐。

十几年前,姐姐不顾我们的反对,嫁了一个承包荒山种水果的农民。结婚以后,姐夫几年下来挣了好几十万,让我们另眼相看。当那些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村民纷纷效仿他们搞种植时,他们已开始承包三十余亩的水塘养起了鱼。

姐姐说姐夫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聪明人,处处不甘人后,当初她嫁给他也是看中了这一点。村里有钱人多得是,姐夫就想比别人挣得更多一些。于是没日没夜地忙,吃饭没规律,经常饿一餐饱一顿,有时甚至一天只吃两顿饭。

如此劳累,让姐姐苍老了许多,手粗糙得像榆树皮。正当野心勃勃的姐夫把鱼塘转包出去,又开始种植丹参、半夏等中草药时,姐姐的胃病犯了,就是这些年吃饭无规律给闹的。尽管她的病情不是太严重,但我还是逼着她到医院看病。

有人为我们这份姐弟情所感动。姐姐生病了,最关心她的人,不是她自己,不是子女,也不是丈夫,而是自己的弟弟。我跑上跑下给她办理了住院手续,让她安心在医院养病。没想到过了几天,她就闹着要出院,说胃病不算啥病,家里生意忙,姐夫喜欢喝酒,她不在家易耽误事,孩子也需要操心。

姐夫是村干部,别的什么都好,就是喜欢喝酒。她有三个孩子,大的十五岁,小的只有三岁。除了大的那个在县城读高中外,其余两个小的大部分时间由爷爷奶奶带着。大侄儿已经有了早恋的迹象,每月的零花钱一个劲地向姐姐要,甚至打电话向我要。第二个小侄儿正在读小学,学习成绩并不理想。

缘于此,姐姐实在要出院,我只好由着她的性子。我对她说:“就别那么劳累了,对自己也好一点。说句实在话,你们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,够过一种很富足的生活了。生意上多雇几个人,在城里买一套房住下来,多陪伴孩子,比什么都强。是不是?”

谁知姐姐竟然说:“那怎么行呢?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儿子,需要花多少钱吗?读大学、买房子、购车子、娶媳妇……都需要钱,何况我就是三个男孩,将来他们结婚了,有了小孩,花钱就更多了。现在不多挣些,将来我年纪大了,就该作难了,还是趁年轻多挣一些吧!”

姐姐为家庭操碎了心,她心里装的是丈夫孩子,唯独没有她自己。听着她说的那些话,我仿佛看到了年老之后的姐姐,正在精心照料着她的孙辈们,就像她现在的婆婆。

散文

株洲不乏茶肆酒楼,不乏文人墨客。在我的印象中,鲜有古琴之类的概念。一个暖暖的午后,闲来无事,信步走到一桥底下的古玩艺术收藏品城,想淘些邮票旧物,文玩字画之类。

一进古玩城,拾级而下,蓦然一阵悠悠的琴声传来,犹如山泉叩石,犹如珠落玉盘,那种琴音的穿透,让古玩城的气氛有了一些厚重,让我的心境有了一些剔透,是哪位老者在借琴咏情?抑或哪位女子在暗觅知音?

怀揣着好奇心寻声而去。在一个门店里,我果然看见一女子店中端坐,正在抚琴,其他几张琴桌也围着几个男女,垂耳听琴。手指轻挑,琴音便从指间泻出,叮叮咚咚,嘈嘈切切。墙上有一张照片,一老者皓发鬃髯,仙风道骨,一白衣女子抱

琴侧立,神情凝然。一打听,那老者乃中国蜀派琴王王华德老先生,那女子正是眼前这抚琴女子。老者已然仙去,女子承衣钵从蜀中回到家乡营生。这便是我与这抚琴女子的第一次谋面,没有直接交流沟通。

回到家中,便查了些资料。原来古琴是我国最早的弹弦乐器,乃中华传统瑰宝。就是自伏羲造琴,千年不衰。《诗经》提到“我有嘉宾,鼓瑟鼓琴”“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”。诗人李白有“为我一挥手,如听万壑松”。古琴十大名曲更是脍炙人口。关于古琴的故事泣天动地,战国时《高山流水》,伯牙鼓琴遇知音,知音不在琴何用?《胡笳十八拍》那种骨肉离别之痛,又见怎样刻骨铭心!嵇康的《广陵散》,坦然面对死亡的那种凛然

桥畔琴音和江鸣

刘文星

令人敬肃!《凤求凰》演绎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凄美的爱情。《梅花三弄》抒发的是梅花凌霜傲骨的清冽。《酒狂》里张扬的是“竹林七贤”阮籍酣饮沉醉的性情。《醉渔唱晚》《阳关三叠》《平沙落雁》《关山月》让人看到的是那种天光云影,气象万千的国画,那种思绪的翻滚,情绪的奔放!琴中有天地,琴中有岁月,琴中有战争,琴中有爱情,琴中有离别,琴中有知音。大音希声,一张小小的古琴,竟然有着深不可测,奥妙无穷的大学问。

之后,我到九畹书画院参加书画笔会。忽然,一阵琴音悠然传来,我见一女子在书院内一棵绿荫如盖的桂花树下抚琴,那女子似乎面熟,一时没想起在哪里见过。笔会结束时,寻那女

子,那女子已悄然离去,只留下那棵桂花树和一张石凳,似有余音未了。

第三次与那女子谋面,是因为工作关系。走上台领取授牌的女子竟如此眼熟,是她。之后,在株洲市第三届诗人节·端午诗会上,以古琴为诗人伴奏的,又是她。诗人边听古琴,边吟诗作画。文人唱和,对酒当歌,高潮迭起,那种酣畅淋漓,那种快活逍遥,还真有点酷似当年“竹林七贤”的光景。

深水静流,湘江北去。她的琴音随着江声在一桥底下跌宕起伏、悠远绵长。从此,我记住了株洲有一位专门弹古琴的女子,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凤萍。